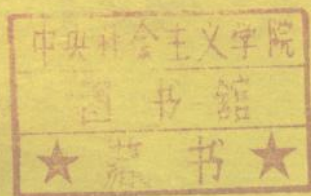


[美] 伊恩·斯蒂德曼 等著
保罗·斯威齐

价值问题的论战



商务印书馆

77126

F091.95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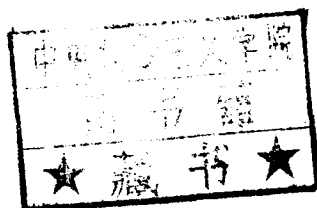
价值问题的论战

〔美〕伊恩·斯蒂德曼 保罗·斯威齐 等著

陈 东 威 译

D410.65

17



商 务 印 书 馆

1990年·北京

Ian Steedman Paul Sweezy and others

THE VALUE CONTROVERSY

Verso Editions and NLB, 1981

根据维尔索出版公司和新左派图书公司 1981 年版译出

JIÀZHÍ WÈNTÍ DE LÚNZHÀN

价值问题的论战

〔美〕伊恩·斯蒂德曼 保罗·斯威齐 等著

陈 东 威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ISBN7-100-00770-4/F·78

1990 年 4 月第 1 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90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字数 215 千

印数 0—27600 册

印张 9 1/8

定价: 3.30 元

译者前言

本书是美国、加拿大、英国、比利时、日本等国一批激进经济学家所撰写的讨论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的文集。

这本文集提供的便利之处，就是以不大的篇幅，相对集中地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代西方一些各具不同立场和目的介入“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学者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基本观点。

众所周知，马克思是在完善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通过对资本运动的分析创立了剩余价值理论，而正如列宁所说，“剩余价值学说是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基石。”*因此，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论从《资本论》问世以来，始终是捍卫或攻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论战焦点。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理论阐述，遵循的是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逻辑进程，从商品抽象一般的规定性出发首先确立劳动价值论，然后对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制度和运动规律的每个现实环节进行逐步深入的解剖分析。这里，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是价值如何转化为生产价格，又进而转化为现实的“竞争价格”，也就是所谓的“转形问题”(The Transformation Problem)。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劳动价值论是科学的抽象，转化过程揭示的是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条件下价格与价值，利润与剩余价值的内在联系，反映的是实际的历史的社会转化过程；攻击劳动价值论的人则认为价值论是玄虚的黑格尔式的抽象，“转形问题”作为一个形式上的数学论证问题，证明劳动价值论是错误的，既不具备抽象的真理性，又不具备

* 《列宁选集》第2卷，第444页。

分析和指导社会经济活动的现实性。由此可见，这场表面上是纯学术讨论的论战具有何等深刻的阶级性和现实的政治经济意义。

目前，为了捍卫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了全面深入地认识当代资本主义，为了对当代西方经济学做出正确的批判分析，为了自觉地正确指导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改革与建设的实践，都要求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论进行重新学习和深入的再认识。翻译这本文集的目的，正在于希望对从事这方面研究的同志提供一点儿帮助。

借此机会，我愿对商务印书馆经济编辑室吴衡康、程秋珍同志付出的辛勤劳动表示衷心感谢。

陈 东 威

1988年9月30日

目 录

编者按	(1)
第一章 李嘉图 马克思 斯拉法	伊恩·斯蒂德曼 (2)
第二章 马克思主义价值论与危机	保罗·斯威齐 (11)
第三章 关于价值的争论和社会研究	埃里克·奥林·赖特 (27)
第四章 反赖特论之一——劳动和利润	杰弗·霍奇森 (62)
第五章 反赖特论之二——为后一种斯拉法的观点辩护	普瑞迪普·班德约帕德海亚 (87)
第六章 反思	埃里克·奥林·赖特 (117)
第七章 联合生产: 斯蒂德曼遗留的问题	伊藤诚 (150)
第八章 价值、生产、交换	米歇尔·德弗鲁依 (160)
第九章 劳动价值论和剥削的概念	G. A. 科恩 (187)
第十章 真实的抽象和异常的假定	苏珊·希梅尔魏特 西蒙·莫恩 (210)
第十一章 代数学的贫困	安瓦·赛克 (250)
人名对照表	(284)

编 者 按

过去十年间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复兴带来的问题之一，是对卡尔·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展开的范围广泛的讨论。处于这种讨论中心位置的是皮埃罗·斯拉法的理论著作，特别是他所写的《用商品生产商品》，以及其他一些经济学家从中所得到的结论，如伊恩·斯蒂德曼在其《按照斯拉法思想研究马克思》中所表述的观点。开始时有关的讨论局限于专家们所组成的相当小的圈子，随后对于价值论的争论在左派中相当大的范围内展开了。然而，尽管现在广泛意识到了这场辩论的结果对所有的社会主义者都至关重要，但是对这里面所涉及的问题的理解却不象所需要的那样普遍。本书的意图，就是要为时至今日的这场讨论提供一个全面的而又易于理解的概述。

1979年11月，在伦敦由“新左翼评论”、“剑桥经济学报”，以及出版“资本与阶级”期刊的社会主义经济学家联合会联合召开了一次讨论会，出版这本文集的想法源于这次会议。文集中一些文章是由提交那次会议的论文扩展而成的；另有几篇是针对会议论文而写的，余下的文章则是与讨论会无关而独立完成的。

尽管编者尽了最大努力收集所有主要观点的代表作并力求反映出所有涉及到的中心议题，但这样做并不是表示这场争论已经完结。相反，辩论正在继续，许多参加者都在努力进一步澄清各自的立场和讨论问题的内容与范围，以及它们对马克思主义的含意。在此意义上，本文集也是对要继续进行的论争做出的一份贡献。

第一章 李嘉图 马克思 斯拉法

伊恩·斯蒂德曼

所有严肃的政治思想,不管其倾向如何,都是直接或者间接地植根于某种理论基础之上的;而政治经济学理论又总是构成这种理论基础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左翼的政治态度,又总是包含着对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的态度在里面,不管是赞成还是反对,也不管表现形式上是公开还是隐蔽,情况都一样。因此,本文将简明扼要地列举出一些最近的论据,证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无疑是正确的主要方面,可以完全与任何“劳动价值论”无关。由于价值的劳动理论所引起的根深蒂固的困难总是(也是很自然地)构成严肃认真地考虑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障碍,所以很清楚,这种证明的意义十分重大。

当然,某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会不愿承认劳动价值论是多余的,但是现在已普遍认为,证明这一点从逻辑上说是无懈可击的(下面会提到对此论点的某些仍然存在的疑问)。我将进一步阐述“价值的非劳动理论”;然后简略的回答一下对我所提出的处理方式的某些质疑;最后,对某些更为广泛的含义做一些提示。

简短的历史评述

如果了解一点历史,就会更加充分地领略到下面所要表述的观点的力量所在。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中最有影响的恐怕要算奥地利经济学家庞巴维克斯了,尽管英国经济学家威克斯蒂

德*也颇具影响。他们俩人所发动的批判,是基于一种从根本上不同于马克思(也不同于马克思引证过其著作的重农学派、亚当·斯密以及李嘉图)的经济理论观点。马克思和他的古典前驱一样,把经济过程想象为某种剩余产品的产生,这些在满足了替换投入和工人消费的需要之后而剩余的产品,被用作利润、利息以及租金。与此相反,庞巴维克和威克斯蒂德将经济过程看作是各种不同的“要素”之间相互合作而进行生产,在劳动和其它“要素”之间不存在任何不对称的因素。因而,对马克思整个分析的批判,就很强烈地与既否定“劳动价值论”又采纳后一种对经济过程的想法这两点联系在一起。

然而,虽然不曾引起广泛注意,也有并不想完全推翻将经济过程视为剩余挪用这种观点的作者对马克思的论点进行批判。例如,俄国经济学家德米特里也夫在1898年以及波兰统计学家和经济学家鲍特基维茨在1906至1907年间所做的研究工作,一方面在剩余的观点指导下证明马克思对利润和价格的分析存在着缺陷,同时另一方面也表明这种缺陷可以在不抛弃总的观点的前提下加以修正。德米特里也夫和鲍特基维茨所做出的贡献均被忽视了许多年,尽管斯威齐在他的《资本主义发展理论》(1942年)一书中为鲍特基维茨的著作能够得到认真的对待而做了不懈的努力。

1960年,斯拉法发表了他所写的《用商品生产商品》一书。这本书的直接目的,是为对所有那些预先就设定具有某种给定价值总量的资本作为一种“生产要素”而存在的经济理论而进行的批判,奠定一种具有内在逻辑的基础。

不久事情变得很清楚,斯拉法的著作不仅就其直接目的而言是成功的,而且为确定不移地证明在剩余框架之内对工资、利润以

* 他使萧伯纳信奉了杰文斯的经济学,并在费边主义思潮中起了重要作用。

及价格进行的理论分析是整个独立于“劳动价值论”之外的提供了基础；事实上，任何有关价值的劳动理论只能对以剩余为基础的理论的发展构成障碍。因而，至此人们清醒地认识到，把与“劳动价值论”的对立和与经济过程的“剩余占用”理论的对立等同起来——从巴沃克和威克斯蒂德的著作中人们很自然地会得出这样的印象——是错误的。根据德米特里也夫、鲍特柯维兹以及斯拉法等人的研究，对任何一种“劳动价值论”的否定，都可以坚定地植根于剩余理论框架之中。

斯拉法之后的剩余理论

在我表述我所理解的现代剩余理论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对“劳动价值论”的否定之前，首先需要做以下说明：我曾经在相当程度上参与捍卫和扩展上述的观点，这主要表现在我所写的《按照斯拉法思想研究马克思》一书之中（新左翼书刊社，1977年）。因此我要说清楚的是一方面在近来的辩论中我不是一个中立的观察员，另一方面下面所讲的结论并不是我个人的研究结果。

在非经济学家中，常常把“劳动价值论”归结为下述命题：“在通常的资本主义条件下，商品的相对价格趋向于与生产这些商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的相对数量相等。”这样一种对劳动价值论的解释，稍加推敲就会发现是站不住脚的，也不会有严肃的经济学家会接受这样一种理论。不管是亚当·斯密、李嘉图还是马克思，都不曾认为在发达的资本主义条件下商品是按其内含劳动的比例相互交换的。事实上，他们每个人都明确地否认这一点。尤其是马克思，他特地在《资本论》第三卷第二篇中解释了为什么说商品并不是按内含劳动量的比例进行交换。尽管马克思的解释有缺陷，但就这个问题来说，毕竟他试图提出解释。如果仍然坚持“劳动价值论”，那就必须将前面提到的那种看法修改为这样的说法：即在

资本主义条件下，利润率与通常的价格能够依据劳动量加以说明。粗略地讲，马克思所坚持的正是刚才这种提法。现在，让我们考虑一下马克思错在哪里。

在阐述已经提到的观点的过程中（见《资本论》第三卷第二篇），马克思认为如果工资与非工资资本相配合而使用，则利润率 r 由下式决定：

$$r = \left(\frac{S}{C+V} \right),$$

其中 S 、 C 以及 V 分别表示为生产归属于资本家的商品，需替换的消耗掉的生产资料，以及工人工资所能得到的商品而直接或间接所需要的劳动总量。所谓直接或间接所需要的劳动可用例子来说明：生产一辆汽车不但包含着汽车工人的直接劳动，而且包含着在生产中所需的钢、橡胶、玻璃等材料的生产工人的间接劳动，以及为生产钢、橡胶、玻璃而生产铸铁、煤炭、化工品的工人的间接劳动，如此等等。然后，马克思用这个表达利润率的公式证明前面我们提到过的那个论点，即除非在非常特殊的情况下，商品价格并不和生产它们所需要的劳动数量成比例。但是，如果说价格并不与劳动含量成正比，那么依据劳动含量确定剩余产品和全部所用资本而得到的比值 $\left(\frac{S}{C+V} \right)$ ，就不会和依据价格确定剩余产品和全部所用资本所得的比值 $\left(\frac{S}{C+V} \right)$ 相等（巧合除外），而后者才恰恰应被认为是利润率。这也就是说，与马克思的论证相反，依据劳动价值的 $\left(\frac{S}{C+V} \right)$ 并不是利润率，马克思有关利润率和通常价格的论述是内部自相矛盾的。

从形式上来讲，马克思的错误在于试图首先确定利润率，然后再得出商品的通常价格（或者马克思所谓的“生产价格”）；然而从理论上讲，利润率和生产价格必须被同时加以确定。假设遵照剩余

占用理论,直接目的是检验利润与价格(因而自然不包括任何更基本的含义),并且给定了每一行业及构成实际工资的商品组合的投入产出的实物数据,包括劳动的时间。从这些实物数据出发,我们可以证明三件事(例如可参考《按照斯拉法思想研究马克思》一书的第三、四章)。第一,用这些数据足以近似地确定利润率和生产价格。第二,事实上利润率并不是和所有这些数据都有关,而是仅仅取决于实际工资以及那些用于工资的商品的直接或间接的生产条件。不进入实际工资消费的,并且不用于生产进入工资消费的商品的生产条件,对利润率没有影响。第三,在确定利润率和生产价格时,凝结的劳动量不起任何缺之不可的作用;即使在以剩余为基础的理论中,凝结的劳动量也可以讲是整个无用的。用不着深入论证的技术细节就很容易看出这一点。凝结于某一商品的劳动量,或者说为生产这一商品所直接或间接需要的劳动量,可由我们取作数据的实物数量所精确决定。但是这同一批数据足以确定利润率和生产价格,因此凝结劳动量就必然是冗余的了。

的确,人们发现这种劳动量不仅是冗余的,而且当进而讨论诸如资本家在竞争压力下对不同的生产方法做出选择的问题,固定资产分析,以及研究在石油提炼、化学工业中具有极重大意义的使用同时可获得几种不同产品的生产过程这种现象时,发现这种劳动量的定义是有很重大缺陷的,或者会具有使人困惑的性质(如变成负的)。所有这些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的重要的复杂问题,均可在剩余理论方法的实物数量形式下得到解决,并可相应地估计到它们对利润率及生产价格的影响。而错误定义的或负的凝结劳动量,很明显不可能对这种分析做出什么贡献。虽然在这里插入十分技术性的论证很不恰当,但是必须注意到通过采纳新的线性规划方法对凝结劳动量进行定义,肯定是能够避免出现凝结劳动量变为负量这类怪事的;对我们当前的目的来说,重要的是这些新定义的数字

量在解释利润率和生产价格方面仍然起不了什么作用。

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进一步评论

一旦确立了对利润和价格的剩余处理方式绝对不需要任何“劳动价值论”，很自然地会问这种处理的“实物量”方式是否能够对遵照马克思主义传统的作者们所致力解决的那些问题有所帮助。这里将简要地考虑四个方面的课题：劳动的异质性；“劳动过程”；“利润率下降的趋势”；以及“剥削”。

运用直接和间接劳动数量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总是被下面的问题所困扰：怎样处理不同类型的劳动，例如熟练劳动和非熟练劳动？能否将它们从这一种劳动“化简”为另外一种劳动，然后将其相加？对于剩余分析的实物量处理方式来说，这类问题纯然是多余的。可以证明每种类型的劳动时间均可就其本身进行处理，用不着实行任何一种“化简”，这样做不会在有关利润率和生产价格的理论中产生重大的困难。其次，尽管实物量处理方式本身并不网罗在讨论劳动过程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所涉及的一切（还差得远），但是它显然提供了一个能用于理顺这类讨论的明确的框架，并且至少表达出了某些讨论的结果。实物量处理当然不可能对马克思主义者有关“利润率下降的趋势”的讨论有太大的帮助，因为马克思自己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实际上是完全没有说服力的，这一点长久以来就是公认的事实。马克思十分合理地指出某个单个的要素趋向于把利润率拉下来，同时他又追随穆勒，指出多个要素合起来又会把利润率推上去；但是，他却毫无根据地把前者称之为“趋势”而把后者仅仅称之为“起反作用的影响”；看来这两个标签倒过来用恐怕更合理一些。然而，如果硬要把这种无结果的讨论继续下去的话，那至少应该承认 $\left(\frac{S}{\sigma + \nu}\right)$ 不是利润率，而利润

率仅仅取决于生产的条件。

在马克思主义的讨论中，总是极为强调“剥削”。在这里，这个词不是指它在日常生活里的多方面的含义（诸如挣钱糊口、生活条件、劳动纪律的严酷等方面），而是另有一种狭义的技术性的含义在里面。按后一种含义，“剥削”是指这样一种事实，即工人要付出比仅仅要求生产出他们的实际工资所得（以及替换到此为止在生产中用掉的生产资料）还要多的劳动。其差额，或“剩余劳动”用于生产净归于资本家的商品（并替换出相应的生产资料）。现在，剩余理论的实物量处理方式自然不会去否认“剩余劳动”的存在；事实上它还为明晰地思考“剩余劳动”的数量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基础。然而，它的确清楚地表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即（狭义定义的）剥削的存在与利润的存在无非是同一块硬币的两个方面：一个是用“劳动”，另一个是用“货币”来表示实物剩余。马克思主义的作者们常常认为通过把利润和（狭义的）剥削联系起来，他们就解释了利润的存在。实际上他们并没有做到这一点；他们只是简单地意识到了剩余产品的两种表达方式而已！解释利润的存在和解释（狭义的）剥削其实是一回事。这里的任务是要讲清楚为什么在实际工资和生产条件之间存在着，而且总是存在着这样一种关系，使剩余产品、利润、（狭义的）剥削能够持续地存在。当然，很多理论吸引不了马克思主义者的原因，在于它们老是用什么“资本稀缺”、“时间偏好”以及诸如此类的概念来解释这种持续的关系。但是，如果马克思主义者打算拿出一种更高超的理论来的话，作为一个前提条件，他们必须停止想象（狭义的）剥削的存在就解释了利润的存在，因为事实上并不如此。

印证和疑问

现在我来考虑三个问题。对于剩余理论方法的实物量处理方

式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对“劳动价值论”的否定，可能很自然地会提出这些问题，尽管要全面周到地回答这些问题肯定要超出这里的有限篇幅。

首先可能问到的问题是：“人们怎能满足于一个把多种可能的生产方法和实际工资都当作既定的理论？”答案很简单：没人能满足，也不该满足。有关利润率和生产价格的实物剩余分析，不过是有关资本主义经济运转的一个更全面的理论的一个重要部分。这种分析是不充分的这一点，改变不了它是重要的这一事实。

第二个疑问通常是由马克思主义者提出的，可以这样来表述：“你反复提到凝结的劳动数量而闭口不谈‘价值’，这就无意之中暴露了一个事实，即你只证明了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是无足轻重的而不是马克思的。马克思所用的‘价值’一词的含义要广泛得多，并不仅限于生产某一商品时所需的直接与间接劳动。因此，你的批判无损于马克思的理论。”要充分评论这一反对意见至少需要写一整篇文章，这里只想指出两点：一，在马克思的著作中，“价值”一词的确经常用以表达比“凝结的劳动量”更多的意思；二，同时，马克思也的确经常在那种简单的意义上使用“价值”一词。如果仅仅为了“挽救”马克思的价值论，马克思主义者们就去切断马克思的“价值”概念与凝结劳动量之间的一切联系，那么他们就会在解释马克思的许许多多非常明确的论断以及保留马克思的价值论中有意义的内容方面遇到极大的困难。看来，马克思价值论的捍卫者们还得在将其暴露给上面进行过的批判与抹掉其一切实质性内容之间，找到一条中间道路才行。

有时与上面所谈内容相联系而可能提出的第三个问题，是实物剩余分析能否对理解货币的复杂性、有效需求的波动、长期变化分析等等问题有所裨益。当然，指望一种分析的一个方面就解决一切问题是不可能的，但是，也不要就急着得出结论说对利润率的

分析及其近似确定对理解资本主义经济中的主要长期变化，例如某种重大技术进步象徵处理机的出现所造成的效应没有关系。认真讲起来，所有这类进展对利润、工资、相对价格所造成的可能后果，都应该耐心地加以分析研究才对。

更广泛的含义

古典经济学家和马克思的剩余理论能够不依仗着“劳动价值论”，这一事实本身自然并不具有任何直接的狭隘的党派政治意义；然而，对属于左翼的所有的人来说，它的的确确有着更广泛的含义。一方面，它意味着不能再认为拒绝“劳动价值论”就必然意味着接受了“资本(边际)贡献”的概念，从而不应再原谅(如果说以前应该原谅的话)夸夸其谈什么“劳动价值论”了。特别是必须抛弃(狭义的)剥削的存在是对利润的解释这一说法，同时必须发展坚持剩余占用的正确理论。另一方面，划清剩余占用理论和“劳动价值论”之间的界限的做法，肯定对所有那些受前者吸引而怀疑后者的人是一种鼓舞。与其让劳动价值论绕着脖子阻碍思考，不如干脆将它丢在一边而集中精力发展一种内部连贯一致的资本主义发展理论。除了其它来源外，这种理论可以从生产和分配的剩余分析以及有效需求理论中吸取很多东西。

第二章 马克思主义价值论与危机

保罗·斯威齐

I

我认为,价值论与危机之间,或某些人想用以取代价值论的价格理论与危机之间,并不存在直接的联系。马克思主义者通常在广义上用“危机”这个词来指一类极为复杂的现象,这些现象彼此之间是如此不同,以致带有普遍性的理论——简单的理论就不用说了——也只能为对任何一个给定的危机局面进行认真的分析提供初步的线索。然而不管怎么说,只有结合着对资本主义积累过程的性质及功能的总体概念来看待危机,才有可能正确地理解危机。我赞成这样一种意见,即价值论是这种总体概念得以建立的唯一基础。

或许我应该讲价值论是这种总体概念得以建立的目前可用的唯一基础。我注意到有一些人,例如伊恩·斯蒂德曼,想要整个地甩掉劳动价值论。他们一方面承认价值论提供了一种处理方式从而保证了马克思对积累过程的理解,另一方面却仍然不认为价值论为这个成就所必需。他们说,你可以象斯拉法那样用价格理论取而代之而不妨碍你就所关心的问题沿着马克思主义的路线做进一步的探索。用斯蒂德曼的话来说(见他最近的著作《按照斯拉法思想研究马克思》):“强调以下一点决不过分,即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唯物主义研究依赖于马克思的价值数量分析这个论断,只应从反面去加以理解,也就是说对后者的继续坚持只能构成对前者发